

論語釋解

和書門類		
二四	五	一四
六六	函	號
一〇	册	架

內閣文庫		
九	二	和
函	四	書
一	五	類
一〇	一	
架	四	
册	册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514
冊數	10 (2)
函號	191 200

經說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繹解卷之二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八佾第三

此篇本於前篇子貢言恭儉讓以作之者也夫子之恭儉知禮之本故也讓君子之所尚故也當時禮樂廢壞上下比倫之世而夫子獨學究三代深達禮樂之源足以矯正國家弊俗又有志焉然而夫子身未嘗失其道一以恭儉讓處之也凡二十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此與下章首先列當時魯宗臣驕奢僭失夫子譏之者以見當時弊俗與夫子之恭儉相反猶如黑白之分也佾舞行列也八佾八八六十四人成行列以舞也其所舞者蓋萬舞也左傳隱公四年初獻六羽始用六佾蓋從衆仲之言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也觀此則魯初萬舞唯用六佾至於三桓祭桓廟於其家乃始僭天子用八佾故夫子譏之也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十字蓋記者之語也於庭者謂其無所隱諱而爲之於家廟庭衆人所同觀也是者指八佾之僭天子者也忍者

謂其義當決遣而尚居事之也言雖先世所僭而其子孫心明知其非則直改之而可也乃猶曰忍之則可忍也未可去也於僭天子之禮者尚以此言則不知其不可忍者更爲何物宜乎其逐君而安之也毛奇齡曰季氏與三家同僭八佾亦同僭雍徹然其僭之之故由祭桓廟桓廟之僭由祭太廟太廟之僭由祭周廟即出王廟以魯爲宗國當祭文王爲宗子所自出之王故舞佾歌雍因雍詩有烈考文母本爲祭文王所作詩也乃周公宗子宜配出王故同用斯禮而其後羣公遂起而僭之

此因宗子祭所自出而後竟以祭出之故僭及大
禘誤皆由此按此說近得其情實者又按左傳昭
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一人其衆萬於季
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此即當是八
佾舞於庭之事而後世桓子康子因而不改是以
夫子譏之也晉庾亮於王道尊魏高貴鄉公於司馬
昭晉崇德太后於廢帝並皆用此語而言之忍字
皆為容忍之義並皆誤解也若以為夫子謂其僭
妄當罪而發之則不知此語對何人告之也且當
時三桓之強雖以其君尚不能制之况夫子之不

得其位者乎言之無益者君子不發也言之無由
者君子不出也故曰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然乃如
高貴鄉公自以其輕躁之見視夫子遂以其寡謀
奮擊之鬪為聖人之義因以自速其禍蓋不善解
經之過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
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周禮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
而歌徹鄭玄謂歌雍此蓋天子之禮也今三家僭

而用之相相禮也辟公王之大臣之尊稱也穆穆天子之容詩意言相禮有辟公則天子得成其穆穆之美而皇考亦綏之也孔子引之以譏其僭雖其於辭義亦無所當也已上二章乃皆三家禘嘗於其家廟之僭禮也而必待其舉斯二事而徵之者蓋所以見三家亦非難知其義者而不能改之罪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此乃以禮樂之用原之其人之德而以論之者今次三家僭禮而置此者蓋以見彼用其禮亦無益

也人而者猶云人而其為人也蓋於人中揀別取之之辭不仁者季氏之忍之類是也如禮何如樂何者言雖有禮樂其人無所可施之地也禮樂者所以正己而化人之具也已不能正則雖欲化人而不從雖有禮樂將安所施故曰如禮何如樂何也又按此以忍之反見仁之為仁之義者孟子云不忍人之政者其旨亦與此同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

此夫子語先王制禮本旨者蓋以前章言仁而後始能得禮樂之用而得用禮之人已見矣此因又

明禮為物之本也林放魯人也問禮之本者乃問其末節所由生之本蓋欲知其本而執用之以兼舉其末者也夫子大其志而嘉之故曰大哉問然禮之為物至重矣雖夫子難以自專答之故其答辭未敢直曰禮之本儉也姑假與寧以發之乃所謂遜以出之者也喪非林放之所問而并帶言之者蓋居喪以戚為本其義易知者今以欲明儉實為禮之本故并及之令其自喻之也奢者過耀人以張大也儉解見前易者能至之不失如常也戚者謂氣色俱作不舒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也

此見當時諸夏奢侈相高僭越過甚不啻魯然也夫子歎其蔑上而無臣下之義言之也言夷狄或反謂有其君而不敢僭妄踰越而不至如諸夏之蔑也天子及國君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此見季氏之奢乃儉之反也旅祭帝也泰山五嶽之宗在魯地古昔虞帝巡狩天下登於泰山旅祭上帝焉而周亦有此禮故季氏世僭效之夫子欲

冉有救止之故謂之而云爾也冉有孔子弟子名
求時爲季氏宰救者謂於所欲失而收復之也弗
能救與者以冉有當爲季氏告其不可而以救止
之而問其力或不足救之與否也不曰諫而曰救
者蓋季氏世行此僭禮非今始有之也夫子之歎
所以曾謂言之者亦譏季氏先世始作此僭妄者
之辭故也周禮太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及四望典瑞職曰旅上帝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
則旅爲祭帝之名者明矣夫子乃言泰山者蓋古
人祭帝必有所配祭蓋因之以祀求其虔誠之達

也旅亦因泰山之神爲主以致于帝者故先言以
泰山也不如者猶云或不至如此也與比較言者
有小異學者當詳辨之林放知禮之有本而問能
及之者今舉設以此而言者言豈以泰山之神爲
饗其祀則福之而不暇究其禮意之所本者乎林
放當夫子之時之人也而夫子欲擬其始僭者之
意以言之姑假於近者故謂林放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

此反前義以明君子之尚讓也當春秋之時諸夏

奢侈相勝諸侯不自足其禮而僭於天子大夫不自足其禮而僭於諸侯僭於諸侯而不足以勝則大夫遂又僭天子季氏之八佾雍旅亦所以與齊晉陳宋之諸國相爭誇者也是故禮之本儉奢之本爭編論語者前已舉夫子之語以明禮之本故今因遂又欲去夫奢之本歸之於讓而次以此語也爭者作相拒於其所來入之謂也此夫子極言君子無所爭也必也以下乃更又言其有所爭者欲反益見其不爭之極故舉之矣必也射乎者猶言若欲言夫必字也其唯於射禮有難言之也升

升堂也下下射也升下者謂上射升其下射也蓋他禮皆有東西階而敵耦分行以各由其階升降是以無所見其爭唯射禮上下射共由西階而相並以升降乃所云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者即是也而此所云升下者乃謂其三射已畢而升飲之時蓋此時之升堂不復以上下射作先後而唯以勝者先升不勝者從之而飲其觶矣故賤者或先於貴者情不能安則禮雖當先升而必讓之貴者而貴者亦以禮之所不可而必升下射於是互相推讓不已則是爲上下射爭於讓者矣其

爭也君子者言射禮已有此必當相爭之一節而
今求其行斯禮相爭之人乃君子之人爭之矣故
不爭難言必矣蓋動以其禮者未有非君子者故
曰其爭也君子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

此章子夏所發詩義與前如禮何者其所肯正同
而詩義則又足以誦之矣故此錄之也詩逸詩蓋
夫子之刪正未定之前有此辭而子夏學之問其

義也今詩衛風碩人篇有上二句疑即此詩而無
下一句者蓋此雖佳而或當別有所礙全篇文意
故夫子刪去之也巧笑者謂見人爲解頰含笑以
迎之也倩者稱其情貌之辭謂其所發能會適人
意以承之也盼者謂其眸子明徹也素者先治絲
使潔淨光澤以待受采曰素之也絢者謂采深之
色粲然分明成輝映也兮者語有所磬之辭也詩
意言凡美其容色者既好其巧笑則又及其美目
矣吾當先治其素以謀爲之輝絢也蓋美目比素
巧笑比絢以言之也繪者畫采相加以成其文之

謂也後素者謂後於素之功也子夏因夫子所答而遂悟禮亦猶夫絢繪之類然則此亦當先力治其本而言禮也遂復問以質之也夫子嘉其取義善得詩意又以為所未嘗思到者今因子夏之言始悟之猶寤而起矣故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此以見夫子平日語禮又有所不言之焉蓋為後有禘之說之章先發之也文者謂合義以著乎象

者也獻與憲通詩獻獻令德中庸作憲憲是其證也憲者設軌則以率之者也文憲者禮文之憲也禮蓋有古所不言而可以義起者此須彼此禮文有所相徵證而後始知其旨所在以定之義憲然後用其義憲起古所不言之禮焉矣是言禮者之所以尚徵也徵者謂選引以合會之其要也杞宋不足徵者言杞宋雖夏殷之後而去古已遠流風遺俗幾乎盡矣故雖已能言其禮而獨以杞宋所存之禮不足選引以合會之其要是不敢言也文獻不足故也者言雖或有二三可徵者欲見

其禮文之憲而不足故謂之不足徵也不足徵者猶云不足於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者言不則今祀宋之禮吾盡知之矣如欲見其禮文之憲有可以足於徵則吾能徵之以言之也按此又夫子闕疑言其餘之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此夫子爲魯禘之失其禮而微言也灌與裸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尸也祭統說禘曰君執圭瓚裸大宗執璋瓚亞裸既灌即謂此也祭統又繼之曰及迎牲又曰及入舞據此則禘自既灌而往者蓋

有迎牲升歌入舞之事祭統又曰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據此則夫子所不欲觀者即其升歌八佾大夏之類是也然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大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歿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據此則此固成康所賜伯禽者成康賢矣伯禽賢矣以賢天子賜賢侯而夫子不欲觀之者蓋亦有其說在焉按中庸言宗廟之禮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以此文求其義蓋宗廟之禮

此日大會宗族君既裸尸後迎牲入舞則自君以下皆當以爵獻其皇祖並照其昭穆之次以行其父祖之禮而奏其父祖之樂以獻之故初所用八佾大武乃當文王之尸之所特奏而及羣公之獻大夫之獻皆不當用之者而當時不顧忌並用天子之禮故夫子不欲觀之也後儒往往不得是解而輒歸罪于成康與伯禽者可謂麤鹵失之矣又按先儒說禘有數禘一曰大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乃國語及祭法所云周人禘嘗而郊稷是也一曰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

即禘祭變名稱禘也一是時禘即時祭之一王制云春禘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禘夏祭曰禘而郊特牲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之皆時祭名也今按三禘本是一祭唯以其分見諸書所說不一故後世驟讀似是三事而共一名者爾蓋禘嘗之名唯天子諸侯稱之故中庸繼其下云治國如示諸掌其已言治國則其唯天子諸侯其時祭稱曰禘嘗而大夫以下不可稱之者明矣而禘之名唯於周魯及杞宋之國稱之蓋其名本起以祖配帝之義故也是故凡禘必在大廟如魯大廟亦

祖周公後世祭周公本之其所自出而周公又配
出王因遂有禘之名爾是以中庸前言春秋後言
禘嘗而禘嘗則與郊社之禮並稱可見春秋禘嘗
乃所謂重祭大事者矣然後儒動有三禘之說者
率據春秋所記一公率一禘遂以爲此別一大祭
不與四時禘嘗同者豈知春秋常事不書而其所
書皆書其失時異常者故爾僅僅見一禘而其實
乃歲歲皆祭以仲春經以其常事不書之爾非別
有一大祭名禘也至如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是
直因除喪之吉祭遂行禘禮者故書之曰吉禘也

如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乃亦以其
不於大廟特書之也或有以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則魯不宜每歲事於大廟者殊不知彼言立廟之
數不過此制而非言祭不及之謂也乃親盡而祧
者亦非此後廢去之謂也既祧則於大廟合祭之
而不特祭之謂也且郊與禘並大祭而外內相比
重故祭統曰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
也而詩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
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據此郊祭春秋舉行
之豈有大廟禘嘗不舉行之理哉是以余斷三禘

曰是一祭而諸儒分之為三耳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禘之說者即先王以其祖配天祭之之說也子曰不知者乃以魯禮不足徵是以不言也知其說者以下亦微言也於天下者謂於天下民之情狀也示與視同指其掌而如示諸斯乎者言可以包舉而盡其詳也蓋禘之說者禮之至重而大者而凡禮之大義皆興乎此矣故知其說則天下之事無巨細大小皆可準其義以發之制度也今據中庸

所言推其義禘以其祖配之天為本昭穆子孫不失其次而各致其敬於皇祖為義禮之親親賢賢貴貴賤賤及喪祭之節皆無不以此為準者故夫子之言云爾也其說詳更見於中庸釋解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此前十一章大抵以魯公室及三桓祭祀之僭禮與夫子儉讓之義相反映以成編次而以明彼用禮之失其本矣此與下章又著夫子祭祀之所為本旨所以益明彼二者之違悖者矣祭如至神在蓋古語其旨即中庸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

說也祭謂其祖父母也祭神謂山川之神之屬也
魯人之禘祭其皇祖而僭襲其禮樂此不如在者
矣季氏之旅事於泰山而侈擬天子此不如神在
者矣下夫子之語乃因上之所言推轉以發其義
者也與祭謂與在祭者之列也不與祭謂雖在其
堂而與已祭所不及之神相接者乃在宗室視其
親盡之神者是也如不祭者如不祭之人也蓋不
敢瀆神且以別於祭之者之禮也古有待祭與祭
之別待祭乃後世陪祀之類是也與祭猶與射即
其身有所當祭而往祭故可通上下而言之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
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者謂行依彼所好而不之違者
也室西南隅謂之奧竈五祀之一也奧神乃所謂
室神者是也此問之意蓋言奧貴而遠竈卑而近
故與其求之深遠不如求之卑近之易達也朱熹
以為竈雖卑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
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此說得之也
獲者謂內得絀止之也罪者躬之故當甘受貶罰
者因其當而稱曰罪也於猶自也禱者欲神之知

而以利已也王孫賈之問辭不及天而夫子特言
天以斷其言之非是者蓋明諸祭之要皆歸天故
苟不惠迪者不唯無其益而反受其禍也前季氏
之旅魯人之禘並皆昧於斯義者故編者錄之於
此欲以彼此相發其肯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此以見夫子達周禮而非不知禘之說者也且為
下章或謂不知禮預為之解也監者謂視察以取
此之準也二代者謂夏殷也郁者謂其文理互相
含映也言周人制禮則監夫二代之禮成祀宋文

獻不足者務使其義文理互含極其條達郁郁乎
文之矣周禮之足可憲章也如此若有問於三代
之禮何從吾當從周也按此語據中庸所引雖語
稍有異同而要之此當是與祀宋之章一時之語
而編論語者以其有一篇之肯特分出之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邾人之子知禮乎入太
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此以見夫子知禮其於大禮一從恭敬是為知禮
也太廟周公廟孔子父紇字叔梁為邾邑大夫邾
人之子蓋或輕夫子之辭入太廟者相禘祭也禘

祭至重故未敢以其所素諧而忽之每遇一事施
舍必先審問之掌禮者然後從其事所以慎重且
不失恭儉也是以夫子曰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此蓋編者欲見夫子於恭儉讓用其力之義故又
置此也儀禮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
又射不勝者降元敖繼公以為禮射謂鄉射與大
射燕射之類是也禮射則張皮侯若采侯與獸侯
而加正鵠主皮之射則不用正鵠但欲射中其皮
耳此皮與所謂皮侯者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為之

周官云射甲革樂記云貫革之射皆指此而言也
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皮也其為物堅厚惟強有
力者乃能貫之故禮射則不主皮為力不同科也
勝者言又射不勝者言降文互見也主皮之射以
又射與不射示榮辱亦異於禮射者也今按教氏
之說略辨禮射與主皮之別盡矣但其強有力之
說未當矣原皆嘗問此章於三宅元獻先生先生
引聘義以答之蓋得其要旨者聘義曰聘射之禮
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
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

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
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
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
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又曰故
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
事則用之於戰勝元獻先生以爲此即所謂力不
同科之說也今按科者列格設程以分物而約之
者之名也全章蓋言禮射亦皆如宜主皮而使勝
者又射然而不以然者禮射蓋用之於擇士之興
於祭者是以其所貴力者物雖云日而其科不同

唯欲其用之禮上也是以不主皮也古之道者蓋
爲其事稍似與今人所擬思不相類者故重言以
別之也又按與於祭與與祭不同與於祭謂其人
與其祭禮之事也與祭謂其身與祭其神也不可
混焉

禮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此章以下乃多見夫子欲以禮正天下之志及其
處當時濁俗之聖節焉而此章以見當時禮典廢
缺已久也周禮春官太史職頒告朔于邦國何休

言言
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
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
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此所云饋羊者饋
殺而未煮者以供奠于廟當時公久不行其禮而
有司猶供饋羊子貢蓋故言欲去之以見夫子意
之所在者而夫子答辭云爾則夫子欲尊周以安
魯之志且君子於禮之要旨一皆見於此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此爲下章作地也人臣事君因當以其禮而必欲
盡禮則亦過於中矣是以人以爲諂也蓋禮之用

和爲貴而禮文之所設者因以見其節之所在者
也是故苟無所踰其節則不必盡之而可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此乃更見唯如人君不可不以禮也定公之問欲
聞君臣各宜之分而以施之於其用也君使臣不
以禮則或使小臣如大臣大臣如小臣若是則上
下之分亂而嫌疑紛生焉故曰君使臣以禮也臣
之事君但以其不奉之以中心之誠爲其患苟能
奉之以其中心之誠則臣節之宜盡於此矣故曰

臣事君以忠也雖然君亦不可無以忠臣亦不可無以禮但其大節之所在是以夫子答以此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關雎也此明夫子雖哀時俗之衰壞而亦未嘗至甚傷之義也而夫子特說關雎者凡詩三百君子之所學以為其德之則而周召二南又實居篇首為之起基而關雎又為二南之大始則其義之於君子最至重是以特說之也樂解見於前關雎壹其志而於內求之此不樂則不能故曰樂也淫者謂當止而尚貪愛也關雎之求不滯於物故曰不淫也哀

者謂思物之將失其所也關雎曰窈窕而求之乃哀之也傷者謂其心有所著而其氣難奪轉也按陳風澤陂篇有言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然則傷者思之而無為者也如關雎則不然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而至以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是不傷也夫子樂周道而知其所非是不淫也雖哀時俗而未嘗至自廢以思之是不傷也其已不傷則其不以失言於人亦可知也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

諫既往不咎

此章亦君子於時政不善者慎閉不言之義以與不言禘之說相發且明夫子雖於周禮亦有所不欲言之者也宰予字子我魯人社人君所主故張侯論作主字亦當以社字說之或以虞主練主之主解之者非是蓋虞主練主竟不當有使民戰粟之說也松容也栢迫也毛奇齡曰哀公問社問社義也宰我以社名答之以爲社有名而義在其中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名如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名櫟社粉榆社者乃其

義即在乎此如周名栗社則其義以戰栗爲名謂人君不可使民不畏威也今按此說善得文意者矣成事謂事義雖未善而已成而不可易者也遂事謂事義雖未善而必遂而不可止者也既往謂雖追咎之而無益者也宰我比對其微意蓋在欲令哀公立威以收其已移之權者也然魯公室之衰其來已久矣則其言之爲咎既往矣且非哀公所能爲則又是成事遂事矣是以夫子言譏之矣予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曰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

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
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此章以見夫子之所志也管仲齊人佐齊桓公攘
四夷尊周室糾合諸侯一匡天下者也夫子謂其
功大矣故論其器之小也器者就其所受於道之
量而以稱之也小哉者謂其非受大道之器也或
人見孔子少之而意以為管仲曾於周受下卿之
禮者是或可謂之儉而夫子所為小者以此謂者
也是以問曰儉乎也三歸舊說多以為諸侯娶三
姓女大夫娶一姓女是為禮而管仲娶三姓女故

曰三歸然如是說則直是僭者耳夫子不宜以儉
不儉言之也且夫子不曰管仲而曰管氏則三歸
明是其家政之事也以是思之蓋管仲之家分其
家政闡內外與采邑之事為三局各別其事之所
歸故稱曰有三歸也官事不攝立統分局各有職
掌以辨治其事者謂之官也攝者朱熹曰兼也家
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者是也焉得儉者言其事如此豈得名儉乎問者
已得是答而粗知其大旨然未敢自定其然也故
更反反問曰然則知禮乎蓋疑難謂不知禮者也

樹塞門者立牆當門以自蔽也反坫有數說一曰
 獻酬畢反爵于其上二曰外向室也今按坫又有
 房中之坫乃于室中為土坫以度食者又有堂隅
 之坫乃謂堂角也故通雅曰凡壘土甃成臺可度
 物者皆謂之坫今以通雅所言推之則反坫當從
 反爵之說為是矣夫子引之者蓋證其不知禮也
 夫管氏唯其僭邦君之一事而可以斷其不知禮
 則禮之尚儉者其義又益見於此矣然則夫子之
 小管仲者亦唯以其肆然不以禮行其身謂之者
 而夫子之所以作斯言者乃亦以其常有以禮齊

治天下之大志故發此於管仲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此章明夫子能達知樂本而以能言其義也大師
 樂官名夫子精達於樂教之旨矣而大師善治音
 奏者矣夫子因於其節奏之有常度以推之其所
 教之旨而發之故曰樂其可知也言古人於樂寓
 其教之旨其可以推準而知也翕合也蓋樂初奏
 振詩商頌那篇所言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
 平依其磬聲則始作者鼓與管也然鼓音食奏而

言言新篇
已唯管聲徐緩作之以翕引琴瑟笙簫諸聲使之
易為轉合所謂翕如也從之者乃謂琴瑟笙簫諸
器之聲也純如者謂既相和成不雜亂越逸而如
出一音也以下乃作從合言之也皦如者謂曲度
分明也繹如者謂既其先後本末相銜而來奕奕
如貫珠不斷也以成者言凡諸樂曲皆以若此者
成其樂一闋也夫子所言之者蓋以人之學詩樂
者亦始勉強從之與之成純如既而其文皦如乎
于心其義繹如乎于思則其德成焉是其聲之象
與其德之化相類似者矣故曰可知也樂教之事

余別有論著今不贅述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
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前三章述夫子論禮樂之超越且以見其有欲以
正天下之志故今以此章木鐸之諭相承接承以作
之總收也儀衛邊邑名封人掌封疆之官按周禮
封人以中士為之衛侯國當是下士為之也此弁
載其請見之辭者以明其得見夫子之故且見與
夫子見時得交言而出也君子尊稱大夫也夫子

嘗為魯大夫也三子語夫子之從者也喪謂失位蓋諸弟子之從夫子而行者或有患夫子之喪位者故云爾也木鐸金曰木舌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又檀弓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講新據此則鄭玄所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者得之矣封人以木鐸比夫子且以天為言之者蓋謂夫子天縱而將改修三代禮樂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章專以與前木鐸之義相應且見夫子於樂亦

有所擇也韶舜樂書所云簫韶九成者是也蓋夫子之時其樂尚傳而此乃夫子與武比較以論其制作之優劣者也但就其迹論之故以盡不盡言之曰不盡者猶言有善而未盡之也美以所觀言善以其道言武大武乃周武王之樂其詳見於禮樂記武未盡善者蓋所云聲淫及商者是也愚又竊按韶樂之亡雖已久矣然今旁徵諸書則其制作之槩猶有可得其彷彿者書帝典舜命夔作樂曰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原而恭剛而無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即韶樂建德之大旨

也又帝典夔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其次又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以此等文推之則
韶樂之詩其所言蓋有招祭祖考致四方來朝卒
及草木禽獸感孚翔集之義故名韶也韶蓋與招
音近山海經作九招可證因思後世楚大夫屈原
宋玉九歌九辨已倣夏啓九章又倣大章則彼所
謂招魂者豈得非韶樂之遺風乎且韶樂固齊人
之所傳而齊樂更有徵招角招是或摸舜韶之聲
故亦命以招之名則余所言招魂是舜韶之遺風
者其說或當不誣矣又禮表記所云君天下生無

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憐怛之愛有忠利
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
其君子尊仁畏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
而有辨之類亦恐因韶樂有是義言之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此章結八佾首篇所爲要禮之儉喪之哀而其觀
字又與前不欲觀禘相應居上者謂其位居於下
之所仰事也寬者優容於物也故儉以接物則得
寬容衆焉矣爲禮者謂采禮物而行之其身也敬
解見於前故身儉以執事則禮中節焉矣是以寬

言言系解
之與敬也名似各別實由一揆乃儉是也此二句
專主儉以言也臨喪者謂臨人之喪事也蓋其身
親戚若朋友有喪誠足可爲之哀戚也今或不然
則是爲徒有末而無本有外而無內者矣凡君子
之觀於政禮若喪者欲以觀於其實者耳如夫不
寬不敬不哀者則其本實已無矣不足觀耳故曰
何以觀之哉言更有何所欲以觀者乎蓋其餘則
無所有而不足觀之也

里仁第四

此篇承於前云人而不仁而首論仁次及君子之

道道者即仁義是也故次又論義利者義之反也
故又論利之多怨與君子禮讓相反次論禮讓之
所由出次復論孝蓋立仁之本也次論德蓋仁孝
皆歸焉也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夫仁之爲德至大矣孔門之所教文行忠信要其
歸亦仁也已而編論語者其微旨之所在亦唯專
在此一字上而次第纂列之間每遇此一字斟酌
之意極其深矣蓋學而篇有孝弟章以明仁之本
八佾篇言不仁者不能用禮樂乃知禮樂是仁德

之用也於是又知所謂不欲觀者與何以觀之者其意亦唯專屬其仁與不仁矣蓋居上之寬即體仁之器爲禮之敬即依仁之守臨喪之哀即親仁之情矣於是始入里仁篇則所謂思已過半矣學者須反覆詳究是義焉當民之所受賴其德而以處焉者之謂仁居之所在謂之里里仁者言決居之所在莫若仁之爲美也擇者閱於多而取其可之謂擇處者謂置其身也擇不處仁猶言雖擇其里得仁而不處之也焉得知者言若是者乃其知不足言故未得謂之爲知也知解更詳後章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凡仁之爲德本於愛行於義成於勇者也君子志以求之知以依之安以處之不以身處之則仁不可得行是故身之處與不乃仁不仁之所以決是此與前章以處言者之所以列篇首之旨也久者淹不替其初之謂也處者著而安放之謂也約者縮定所往而不外縱之之謂也長者因內之所有而循承以成形者之謂也不仁者以利己身縱已欲爲行而約與之反而仁者至或殺身成仁矣是

故身不能久處約則仁不可得行矣君子之爲仁
乃人中心之所必樂之者也而不仁者行不知本
於心而本於利身故不可以長處樂矣安解見前
利者其所值者內我所行而適順之謂也利仁者
言其人以仁爲便利於已而以行之也安仁即久
處約之謂也利仁即長處樂之謂也其德成於仁
而行者謂之仁者其心喻於義而行者謂之知者
是二者之分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此章明仁者乃居天下之正者也蓋常人處世應

事接物常牽於嗜欲溺於視聽乃不血氣擾之則
名利塞之而其所好惡於人靡有可常焉矣仁者
之守在乎約則雖血氣名利不能擾塞之是以道
之所當好則君子能好之所當惡則君子能惡之
然此甚難爲之事非常人所可及者故曰惟仁者
能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此章言人苟志於仁矣則其行無爲君子所惡也
所以然者蓋君子之所履即亦小人之所視未有
殊異於小人所視別爲其仁者也故雖小人能自

反省懲改以置志於夫所視者行之即亦君子之人爾其無惡者不亦宜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前輩所言君子能好惡者嫌其唯任好惡以從事故更為舉此以明君子於其所欲惡者一以其道而與眾人不同也是人之所欲也者言其情之所在唯君子之人亦無不有之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者言唯君子之所以與眾人不同者獨以其雖或可得處之而不以其道則不肯處也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者亦然已上並夫子揣擬君子行藏之辭而君子去仁一句乃因明君子所以不去之情君子蓋以為不以其道而去貧賤即是去仁也夫惟處乎仁故得以成君子之名焉矣假令以其欲富貴惡貧賤之故苟且去就莫以其仁則此直小人之所為矣安得成其名乎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以下又因上已明君子唯以其仁有成其稱之義遂及君子於其仁之所事也終食之間

舉人之必暫舍其事業之間以語之也造次謂物
卒然而來造之次也顛沛將顛覆而沛然不可止
之時也言終食之間尚有從容間暇之意故重言
造次顛沛忽遽急卒亦必不去以補之此皆夫子
推論以定君子之義即亦詩闕雅寤寐求之之旨
而編者之意則又因以分夫欲惡與好惡之別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
之見也

此章始見君子之所好惡唯在仁不仁而以發前
好人惡人之旨至後又言用力於仁之事非甚難
也我未見者以下文將言其無意欲見之處又有
彼種人故先自限於其身以作之辭也好仁者
無以尚之以下專又欲明其曰未見惡不仁者之
旨故重複舉之也其爲仁矣者言其人有或爲仁
行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者即自釋其曰其爲
仁之義也不仁者者謂其人之謂爲不仁者也不
使加乎其身者言惡之不取其行也惡不仁而不
取其行則其所取行者在於仁可知矣故曰其爲

仁矣加乎其身者蓋涅而緇磨而磷者之類即是
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假設其言志之辭
以言也一日者期後之辭言世倘有能發其志而
曰我必一日用其日之力於仁矣乎蓋我未見有
入而其力不足為之者則世其有斯人者必矣唯
我未之見也故未得謂之為無有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為仁本於心之用故非可遽見以知之其人者此
乃前章所以見未見言之之旨而其義則猶隱微
故復發此也過各於其黨者黨即君子不黨之黨

蓋人常與其黨相交之時形迹易狎而檢制動失
焉即是過也則其造次之度顛沛之守於是皆不
可得掩矣故曰觀過斯知仁矣是夫子之所以於
仁而言其見未見者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此章言用其力於仁者也朝夕二字又與前章用
力其義相符故編在於此也言人或有於道起必
行之念而曰如朝聞之則即日必行之矣雖或因
至以其勞疲而夕死吾亦不顧而以冀進取之者
矣如若此則始可謂志於仁也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士誠志於道則死且有所不避况於惡衣食之微者何耻之有慊慊乎此者蓋其志在外者也其志在外者正與彼道相反矣故其行如此者雖其言曰志於道而實亦未曾有志者也耳矣是以未足與其人共議仁道也此章又與前久處約者其義相應矣學者須詳復玩味焉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此章言君子之於天下者正前章好惡之餘也適者謂其意以身之著於此為得處也莫者以當行

之法與之相違而以居者謂之莫也言從天下之人視君子之於其事也其必有謂之以為無適莫也義之與比者乃釋上之辭言其所以然者君子唯以仁為其所處之居止以義為其所行之準率而常與之相比故也此即又前章富貴貧賤不以其道不去就之義也蓋道從內而言則仁從外而言則義合而言之則道矣易說卦所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即是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此章以見君子義之與比之實也德解見前懷者

為著其物於心而莫之去之謂也土者謂所置已
 以安止其土者也刑者範其所出於此而以成
 其物之謂也而此刑猶刑於文王刑於寡妻之刑
 言君子之所懷與小人異人有德刑之懿君子思
 則其有道雖或在衽鄉或隔多年不能復忘懷小
 人則不然土以安其身惠以得其欲則皆懷為矣
 亦唯以君子之行義之與比小人之情徒思利身
 故也雖然均之同一懷字也易其所懷之物則小
 人亦可以入於君子之域矣是乃夫子之所以就
 一懷字分辨君子小人之旨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此章乃德惠之反也弗過而縱往之謂放放於利
 而行者言唯見其可以利於己之事者不復顧思
 省察而直行之也多怨者言如此則利獨歸於己
 而受其害者必多而皆怨皆怨則禍咎從之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

子以禮讓為國者德惠之至也故後編以此也能以
 禮讓為國者謂身能行禮讓而使其國民興於禮
 讓也何有者言無可議也不能以禮讓為國者謂

外以其禮而內實主於利民不服化者如禮何者言無所用其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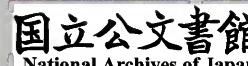
此君子之所必尚禮讓之旨之所關而夫子此言乃又因君子之義推之以論士之所當為務之宜者也蓋夫士率多以其道不可行故患無位以不得名達於上故患人莫已知然苟無其實者亦徒患矣是故唯有君子之德者可以立於位有德之實者人必知之焉而君子之德之實者祇亦禮讓見之矣是故所以立與可求為人知者讓德也已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此其義與前章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者相類似者故錄于茲也參乎之乎凡言將因其人而舉其所當事之辭呼其人名之下必用之晉語燮乎鞅乎可併考貫之習貫之也言汝參宜當於吾道思執夫一者習貫之也唯者欽承其命之聲也忠解見前恕者揆彼情以準此情之謂也夫子既與曾子言畢而出其室而門人之在室者不知所謂一者何之謂也而問之曾子曾子曰夫子之道雖大而

廣矣然要於其義者唯當執忠恕以貫之也故曰
 忠恕而已矣蓋孔門之教要歸於仁而仁由於知
 知由於義忠恕者又所以喻於義者也是故編者
 之以錄之者乃亦勸懲所以立之意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者內之以通其旨之謂也言同一事也君子以
 忠恕故所喻者在於其義矣小人以不忠恕故所
 異其德之本與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此乃求為可知之法也蓋見人之賢而謂之賢矣
 是知於人也於是思與之齊焉則求為可知者矣
 見人之不賢而謂之不賢矣於是內自省以除與
 之同其行者亦求為可知之方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以下四章以孝與前四懷相應而以言之者而
 亦乃孝弟為仁之本之旨也而此章乃言懷德也
 幾者動之微兆之先見者也幾諫者謂其將發之
 前察知之而以諫也故幾諫者皆諷而諫也諷諫
 者其納之與否唯可視而察之而不可聽而知者



言言解
故曰見志不從也又敬不違者蓋子心明知其不可則或似不宜從之者故曰又以見其當必從也敬不違者謂自欲其不違而敬其事也勞者謂為父母執役而勞也事不可而又為之勞則怨心易生而今以敬不違之心處之則可以不怨焉矣詩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孝子之行與此反矣故此即懷德之事也又貴幾諫者欲其莫失和氣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此章為前有小人懷土之章發之以見為人子者之事則不可與彼一例論也遊者謂為客適他邦

而居也不遠遊者蓋古語也謂越數邦而遊也遊必有方者乃夫子之語言若遠遊則每一邦必設其所憑依而後行蓋欲使父母有事名之有所方之也故為人子者之事有迹類懷土而情非懷土者矣乃所謂不遠遊者是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先儒云此復出而逸其半今按此雖復出然其實編者之意以此與君子懷刑之義相應者故去其前一句者非脫文也編者以其事與此篇懷刑之義不相涉故去之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此又言為人子者於其父母之惠當自知其懷惠
 也一則以喜者言父母之年尚未至高則其惠尚
 得久之也一則以懼者言父母之年已老則懼其
 惠不得長也故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喜懼之情
 自動不容已則自知其懷惠矣自知其懷惠則思
 報之情生焉以上四章並皆一懷字之事即君子
 之德所由基者而此章旨更及人性之自然者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此章以下並主內自省之文以作之編次也言古

人雖知之而言之不出者蓋以為他日若有以躬
 行不之逮則耻莫大焉故也蓋率性則可逮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以約者言自處其身以約也失之者謂失道也處
 身以約則言顧行行顧言故失之者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此括言前二章之意者訥者欲言而自省而止也
 以約則敏於行矣其義已詳前數章矣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
 此為人或恐其不言則難見知而言之也德者即

君子訥言敏行之德也言德不孤立而必有為其
隣以知之者也蓋庸德者天下之所共之者也故
苟信而行之者人必感起焉不復待言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此乃言言數之有害也數者謂不自省而發尋數
變易也言若斯者事君則因被其罪而辱焉與朋
友交則因生怨隙而疏間焉蓋編此篇者以此言
居其最末者以結全篇之意而欲以使學者戒其
言而歸於約也

論語集注卷之二終

